

月光城·文学

安庆晚报

责编：魏振强 E-mail:oldbrook@163.com
2025年10月17日 星期五

干，是“求”的意思，谒，拜见。干谒，就是求见位尊权高者。

这源自唐代温卷的风气，“温卷”，正式考试之前，托有名有地位的人将自己的文集送给考官，让考官对自己有个好印象。这件事是公开的、合法的，李白也干过，他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就是干谒。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庸俗，如杜甫“独耻事干谒”。

人在卑微的处境里，大都希望遇到有力者，喜欢做被拯救、被发现的美梦。按照常理，灰姑娘怎么会得到王子的爱情呢，仅靠善良、忠诚？你也太小看王子的花心了。

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许多人误以为自己跟曹子建没啥差别，也存有好几斗才，难道是地主的小斗？

二十多岁时，我和同事到安徽九城畈农场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议，两人同住一个房间。晚上，一个岳西青年教师走进来，对着房顶说：“县长让我去做秘书，我才不去呢。”然后又说，“南方一家文学期刊给我寄来了机票，让我去改稿。我把机票给撕了，我不能耽误学生的课。不过，我将来还是要调到广州去。岳西太落后，没有人理解我。岳西的姑娘我是一个也看不上的。”

我的同事与他是安徽师大同学。我对来人说话的气度、腔调，话语之间的跳脱、省略，有点好奇，对同事说：“你这位同学真了不起。”同事说：“他这人吧，脑子里想什么，就当作已经发生的事说出来。当年在学校里，他说人民文学杂志社和诗刊社向他约稿，他不写。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我才不给他们写呢。他们看不懂我的作品。我要写的诗，是留给未来的人读的。’”

也对。美国诗人狄金森是不愿发表作品的，她说，“发表就是拍卖心灵”。如果这个人一直写作，默默写了三十多年，是不是留有一些可观的作品呢？

遗憾的是，很多人发完誓，也就发完了。

有些人毕业就去了大城市，留在令人羡慕的单位，一辈子哪怕按部就班，已成了下面人眼里的传奇。许多人从乡下考到大学，刚适应城市生活，又要回到小镇，此后余生都在小镇度过，还不允许他们做一下改变处境的梦吗？

在乡镇工作的人，流动性极小，一般也就在县内交流。我父亲在供销社任职，他工作三十多年，在区属各乡镇都待过，他的人事档案在“区社”，县域其他乡镇对他来说就是异域。我最初分配的学校

也是自己原始户口所属的区内某乡，我调动几次都在区内，跟父亲的轨迹基本重合。也有发生变化的，有同事考取了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去了高校，与原来同事不再有交集。绝大部分同学都留在祖辈居住的地方，娶妻生子，在县内几个单位工作到退休。

安土重迁说的是农民，这些人的生活已经离开了“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设法去“迁”，但整个社会结构稳固时，从乡下调到城里，几无可能。19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身边同事但凡出色一点，都想着往沿海发达地区跑，有一些跑成功了，也有一些铩羽而归。不过，留在故乡奉献的那批人，子女大都替他们实现了愿望，跨州过府，甚至漂洋过海，都不稀奇了。现在，他们退休了，才有机会跟随子女到大城市生活。

补充这些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个年代在乡镇工作的大中专学生的心理，这里面，一定有不少人在任职之初，想着有权力者“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看望自己，并由此改变命运。那个拒绝县长召见的人，拒绝在大刊发表作品的人，应属于久盼而不至的怨愤之语。我想起了初中语文教材上的一篇课文：

我和天神作对，触怒了他。……天神拿来一个铜制的瓶子，把我塞到里面，丢进了大海。在海里的第一个世纪，我想，谁要这时救了我，我一定让他一辈子都有花不完的钱。可是，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人来救我。第二个世纪来了，我想：要是谁这时救了我，我要将地下所有的宝藏送给他。可是还是没有人来救我。到第三个世纪，我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了我，我一定满足他的三个愿望。可是仍然没有人来救我。我在海里待了整整四百年，我感到很生气，于是发誓：谁要是现在来救我，我就要杀死他。

你这是天方夜谭。

对了，这个故事就出自《天方夜谭》。你想想看，开始的期盼多么纯真热烈，多么诚恳执着。可是，埋在海里四百年，你还能温柔地等待良人的到来吗？

小时候不能理解这个魔鬼的思路，为何恩将仇报要害杀救自己命的渔夫，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太晚了，太晚了，七十岁中举、八十岁大婚，已经没有意义了。人们会因为迟到的喜讯勾起青春热烈的回忆，突然明白一辈子白活了，他能不恼火？

今天人口流动频繁，工作选择机会多，很难理解“择一

G

月光城 随笔

干
谒

冯渊

业，扎根一辈子”里有许多不甘。不过，任何时代、任何岗位，人处于“微时”总还是希望遇到“韩荆州”，从此飞黄腾达，这一点是古今一致的。只是现在换了个说法，叫做“霸道总裁爱上我”。

回顾自己的择业和工作历程，我做过教师、编辑、教研员，我想做的职业有：海员、大篷车司机、高职院校学报编辑、驾校教练。海员是小时候的梦，要特别过硬的体质。大篷车，随时出门浪游或者随时丢弃手头工作去创业，这也只是颇内高潮，不足与外人说。有家民航学院招聘学报编辑，我去报名还面试了，没算不通过，主要是学报刊号一直还没批下来。驾校教练，我在努力，排除年龄因素，应该还有希望。

对一项工作投注几十年热情，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如果社会提供的机会足够多，人按照自己能力和喜好尝试不同工作，不能算坏事。在一个职位上待久了，人们总是渴望改变，尤其是那些自恃有一点才华的人。

有大才华的人谁都按压不住，肯定要扎穿布袋颖脱而出，譬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冠军、国内行业大奖获得者，大都有过人之处。他们，基本不需要干谒，大都是官爷主动来接见他。

那些有一点才华，但才华目前尚不足以撬动行业格局，因而不可能仅靠才华改变命运的人，特别渴望伯乐，不论什么时代，他们是干谒的主要群体。至于干谒能否改变命运，那就难说了。李白、韩愈未能成功，成功的也有不少，如朱庆馀与张籍。干谒最忌讳面孔难看，身处微时，心理不能卑琐。唐代绍兴人朱庆馀靠着一首诗改变命运，“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以闺情写这种难堪之事，堪称高妙。张籍一看激赏，当即回他“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此前朱庆馀一直暗中学习张籍的诗。今天你想考某个导师的研究生，考前给导师写信，如果导师代表作都没读过，信写得再诚恳卑微都是白搭。

我为何要写干谒话题的文章，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老师贴出了叶圣陶1964年5月6日写给河南教师杨钦忠的信。

现在只能看到叶的回信，根据叶的回信，可推知杨这封干谒信内容。我遍翻史料，又去问AI，找不到杨老师任何信息，根据叶写信时间及内容推测，杨如果活着，现在应该九十多岁了。

杨先追述若干年前在上海某次会议上与叶的一面之缘，叶说自己健忘，看到合影照片才“仿佛想起”。上海连环画

家贺友直，九十多岁在街上遛弯，遇到热心读者跟他打招呼，他摆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目不斜视就走过去了。相比较而言，叶这算客气，也许枯坐家中恰好无事，就写了一封六百多字的回信。

杨来信时寄来了一沓稿件，大意是请叶推荐发表，并对报刊编辑不接纳他的来稿表示不满；同时，请叶帮他调动工作，从教师岗位调到文艺单位。——就是这一点让我对杨好奇：“迎风吃炒面，你咋张开口的？”又想起我当年遇到的岳西老师这类人，还想到自己。我15岁怀着同样的梦想，给京城的乡贤写信求教，乡贤是京城文学大刊的编辑，我再会做梦，也绝无在他主持的杂志上刊发我习作的想法，乡贤很快回信鼓励我，不到一百字的回信，给了我很多鼓励。此后两年时间一直稿件书信往还，这些书信我至今保留。

叶的回信也很有意思，对其寄来的作品评价是：“语言颇嫌粗糙，用词造句有未妥处，一气读下去有不承贯处。总之，各篇似尚在粗坯之阶段，欲以示报刊之读者，还宜认真加工。足下既嘱我过目，我不敢不以实告，幸亮察焉。……所投稿果有长处，必不致埋没，苟不见录，当有其所以然矣。”——叶说对方作品尚处于“粗坯之阶段”，且投稿不能被录用，是其稿件没有长处。真可谓信言不美。

“又托我以三事，兹特奉答，此三事皆我所弗克办，且亦弗愿办。……我意教学工作与文艺习作并不相妨。……我言率直，意则诚恳，若蒙斟酌采纳，则深幸矣。”——叶是诚恳回复，语气甚至有些尖刻。不知杨收读回信，内心作何感受，嘴上又如何说起。

我将叶这封信贴在自己的朋友圈，一位熟悉的杂志主编立即跟贴：“现在哪个编辑部敢这样回复？说不定会惹恼情。”

我想的是另一件事，如果杨的稿件真的入叶的法眼，可能就是一则文坛佳话了。我们听了太多的佳话，很容易误将自己当作佳话中的受益人。这时，要特别小心，说不定是受辱人呢？

人无论何时，都不要为了目的丢了体面。

你看人家李白，求人求得豪气干云：韩荆州，你何必舍不得阶前盈尺之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呢？

韩荆州是明白人，如果他让出阶前盈尺之地给李白，一千个李白，一万个李白，就从祖国四面八方赶到他府上来了，他就是在台阶上盖个一百层大楼也不够那些真才子和白诩才子的人立足。